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there are jagged orange mountains. Below them, a yellowish-tan landscape features a large green saguaro cactus on the left and a small green bush in the center. A perso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light-colored short-sleeved shirt and a green skirt, stands on the right, holding a white object. A black and white speckled dog sits on a green patch of ground in the foreground, looking towards the person. In the distance, another white dog is visible. The sky is white with two black birds flying. The title '餓狗' is in a black box in the upper right.

餓狗

〔秘魯〕西羅·阿萊格里亞著

趙淑奇 譯

花山文艺出版社

饿 狗

〔秘鲁〕西罗·阿莱格里亚著

赵淑奇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饿狗》是秘鲁现代著名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1909—1967）一九三九年写的一部获奖小说。小说以几条狗为线索，通过对西蒙一家、女儿马蒂娜一家、被迫作强盗的胡利安弟兄、离乡背井的马塞等人不幸遭遇的描写，反映了秘鲁农牧民在官府和庄园主压迫剥削下的痛苦生活。作品对秘鲁山区的风光景物，印第安民族的生活习俗描写细致，绘声绘色，故事生动，人物个性鲜明，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

饿 狗

〔秘鲁〕西罗·阿莱格里亚著

赵淑奇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32

5印张106,000字

印数：1—267,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35

定价：0.40元

目 次

一、牧羊狗·····	(1)
二、西蒙家狗的来历·····	(8)
三、马纽的命运·····	(18)
四、豹子的幻影·····	(29)
五、韦索易主·····	(35)
六、强盗的狗·····	(42)
七、萨拉蒙国王的劝告·····	(59)
八、一块玉米地·····	(63)
九、木瓜·····	(67)
十、重新播种·····	(91)
十一、世界上的一块弹丸之地·····	(94)
十二、圣母救救我们吧·····	(101)
十三、干旱的话语和表情·····	(106)
十四、这就是饥饿，小动物们·····	(109)
十五、一次驱逐和其它痛苦·····	(114)
十六、等待，一直等待·····	(119)
十七、马塞、哈辛塔、马纽·····	(130)
十八、饿狗·····	(135)
十九、及时雨·····	(151)
译者后记·····	(154)

一、牧羊狗

单调、冗长，尖利的犬吠声仿佛是鞭子抽打在白毛茸茸的羊身上，又仿佛是哭泣声使人感到刺耳、凄厉，催促着羊群向前行进。羊群慢腾腾地移动着，踏倒了一片片直挺挺的伊丘草，为灰褐色的安第斯山脉点缀上一片白色。

不算小羊羔，这是一个有一百对羊的大羊群。因为无论是放羊姑娘安杜卡，还是她父母，以至她哥哥、姐姐都是成双成对地数羊的。他们过去往往从一数到一百，然后再从一数起。这样他们也许会数出“五个百”，“七个百”或“九个百”。不过，事实上根本没有必要讲出如此庞大的数目。为了计算简便他们就采用“对”来数。“对”的算法，在土著人的计算学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既然如此，为什么去追究它呢？计算本是会计的工作，而对不懂使用货币，只知道进行简单商品交换的民族来说，自然不必发明许多数字了。然而这显然是题外的话，我们还是来谈羊群吧！

安杜卡和她们一家人都为有这么多只羊而高兴，为有这几条牧羊狗而自豪。此时这几条狗尖利地吠叫着，兴高采烈地跳啊，跑啊，按牧羊姑娘的意图引着羊群行进。除发号施令外，安杜卡尾随着羊群，或者默不作声，或者一边哼着歌，一边用纺锤纺着羊毛线。这几条狗懂得她的手势，甚至还能按照她的简单话语，带着羊群到这儿，到那儿。

黑黑的山上，

羊群在前进，
白白的小羊羔，
紧随在老羊后。

安杜卡那纤细、悦耳的歌声渐渐地消失在蜿蜒荒芜的山
峦中。山上嫩绿的新草简直是苍天对这气候恶劣地区的赏
赐。

太阳是我的爸爸，
月亮是我的妈妈，
星星是我的姐妹。

山峦起伏，迂回曲折，又蓝又黑的石林挺拔耸立，周围
云雾缭绕，冉冉上升。

在那高大寂静的石丛中，“以歌为伴”的十二岁小姑娘
安杜卡和她的羊群、牧狗显得十分渺小。每找到一块茂盛的
草地，羊群就停止前进，狗也不再吠叫。于是周围一片静
寂，使牧羊姑娘那少女的心胸感到压抑，她大声呼喊：

“云，云，云……”

山里人经常这样呼喊。他们熟悉大自然的万物，并同它
们建立了感情。

“风，风，风……”

有时，一阵强劲的大风吹来，山石间风萧萧，野草丛叻
叻作响，天上云雾翻滚。狗身上直楞楞的毛被风吹得蓬蓬松
松。安杜卡的黑色披肩，红色裙子随风飘荡。一条狗紧随在
她身边——经常有一条狗与她相伴，她以玩笑的口吻对狗
说：

“喂！风来了，你感到了吗？……”

她咯咯地笑起来，宛如淙淙的清泉流水声。狗会意地摇

摇毛茸茸的尾巴，那发亮光的尖嘴巴上面两只灵活的眼睛里也闪烁着笑意。

“宝贝儿，漂亮的小狗……”

随后她们找了一个避风的地方，缩着身子蹲在那儿。这里的草很深。风从她们头顶吹过。安杜卡一边纺着线，一边与狗聊天，有时她把手里的活搁到一边抚摸着狗说：

“宝贝儿，漂亮的小狗……”

她不时地望望羊群，要是有一只羊远离而去，她便指着羊命令狗道：

“喂，萨穆博，去把它圈回来！……”

于是狗就向离群的羊跑去。不必穷追，只围着羊吠，就使羊乖乖地归了队——这些羊不听命令时领教过狗的执拗劲儿，因此不敢违抗。这样做很必要，因为如果一只羊远远落在羊群后边，就会迷失方向，或被伏在阴暗洞窟里窥伺的豹子或狐狸抓走。

把羊找回来之后，萨穆博以当地狗的那种敏捷轻快的步子回到安杜卡身旁。她俩偎依在一起，相互借以取暖。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安第斯山生机盎然，羊群咩咩叫着。天空飘忽不定，忽而晴空万里，忽而乌云密布，大雨将临。安杜卡一边纺着线，一边聊着天，有时还叫喊几声或唱起歌来。她沉默不语时，仿佛与那连绵荒山中的无限寂静融成一体。萨穆博竖着耳朵警惕地伴随着主人，时刻准备去执行她的命令。虽说萨穆博可以垂下头来在她柔软的粗呢裙子旁鼾睡一觉，然而它却睡得很轻。

一天，起伏的山巅上有一个瘦削的身影时隐时现，很快便清楚地看出这是混血儿牧童潘乔。于是安杜卡便呼叫他。

潘乔把羊群赶到一个离安杜卡的羊群较远的地方，免得两群羊混在一起。然后他便满心欢喜，急切地向她奔来。他身边带着一条黄狗。这狗与萨穆博敌视地相对吼叫，在双方主人的高声斥责下，它们也就罢休了。一开始他俩聊天，说笑，情同兄妹一般。潘乔脖子上挂着用红线系着的笛子，他拿起笛子就吹起时而欢快时而凄凉的瓦依诺曲和悲悲切切的亚拉维曲。亚拉维曲也叫曼查布依托。这曲子使安杜卡从内心里感到凄苦，使狗吠叫。她生气地责怪萨穆博说：

“别叫，傻瓜……谁见过象你这样傻的狗！”

一次，潘乔说：

“这亚拉维曲来自一位热恋的牧师……”

“你给我讲讲吧。”安杜卡要求道。

潘乔讲起来：

“传说一位牧师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姑娘。由于他是牧师，姑娘不爱他。后来姑娘突然死了。他非常爱她，竟到墓地把她挖了出来，并把尸体搬到家里。他用死者的一根胫骨做了一个笛子，夜以继日地在尸体旁吹奏这支亚拉维曲……由于他的痴情，也由于这支曲调太悲哀了，他便疯了……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总是听到亚拉维曲，于是就去看看，究竟为什么白天黑夜有人吹奏这支曲子，而且吹得如此凄楚。看到他在姑娘那具已经腐烂的尸体旁，边哭边吹，人们便问他。可是他不回答，只是不停地吹奏。就这样，他疯了，……吹奏着这支曲子死去了。……听老人们讲，后来一听到这支曲子，牧师的灵魂就会显灵。也许狗正为此而叫，……因为据说狗看到幽灵就吠叫。”

安杜卡说：

“这太悲哀了！……别吹了……”

不过，说心里话，她本心愿意听这支曲子。她觉得曼查布依托曲的哀泣流经她的全身，使她既感到痛苦，又感到欣慰，既感到悲哀，又感到甜美。那颤巍巍的音符仿佛一把猛刺向她的利剑，渗入她的身心，牵动她的五脏六腑。

潘乔预料到她会感到悲哀。又继续以使人颤栗的音调吹奏起传奇的亚拉维曲。然后对她说：

“他多么爱她呀，竟哭成那样。……”

那一瞬间，安杜卡以女孩子那种满怀希望的激动目光注视着。但是很快她又胆怯了，赶忙纺起线来，又责怪吠叫的萨穆博。她那年轻的双手——灵巧的棕色的手，娴熟地转动着纺锤，从丝一般的白毛团里抽出一条均匀的细线。潘乔高兴地看她纺线，又吹奏起别的什么曲子。

这就是山区的爱情。她的伙伴和她年龄相仿。等他们长大成人后，一定会结合在一起，生儿育女。而他们的儿女也将会在这高山上放牧畜群，又会与其他的牧童或牧女相逢。

然而潘乔并不经常来。这时安杜卡孤独一人，只有萨穆博静静地陪伴她，她便和云，和风攀谈，以此缓和那寂寞的气氛。傍晚日落，他们就往回转。雨季回去较早，因为昏暗的天空会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安杜卡站起来呼唤那几条狗。它们在草地上跑着，叫着，把羊聚到一起，赶着羊群慢慢腾腾地向畜栏走去。

有四条狗协助安杜卡放牧，它们是萨穆博、万卡、韦索和佩列霍。在这个地区，这几条优良牧羊狗负有盛名。它们繁殖的狗遍及各地，而且智能不亚于它们的父母。狗的主人，混血儿西蒙·罗夫莱斯同他饲养的狗一样赫赫有名。他

之所以闻名遐迩，一则由于养狗，一则由于他擅长击鼓，吹奏笛子和其它乐器。

放牧时，萨穆博经常紧随安杜卡身旁，催促着掉了队的羊，万卡在前面领着羊群，韦索和佩列霍在两侧，看管着不让一只羊离群。它们各尽职责，各守其位，从未轻易伤害过任何一只羊，也从未过分用吠声对羊施加压力。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其它劣等狗在遇到难于驾驭的羊时，常常发怒把羊咬死。而萨穆博和它的伙伴们却有耐性，当羊实在不听话时，它们用前胸撞一下羊，要不用嘴轻轻地揪一下它们的毛，它们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因而狗一紧贴羊身旁，便意味着这只羊该往另一边靠拢，而当狗在羊的耳边吠叫时，就表明这只羊应该掉转头去。它们跳着、跑着，顺利地完这一切。

即使狂风暴雨也无所畏惧。有时天还尚早，天空乌云滚滚，开始劈哩啪啦地落下几滴雨点。如果潘乔在，他就把他那五颜六色的漂亮披风给安杜卡披上。安杜卡总是拘谨地说一声“这样就行”，加以谢绝。然后开始往回走。雨越下越大，越下越紧，到后来大雨如注。雷声隆隆，闪电象利剑一样猛刺向山巅，而后熄灭。几条狗把羊紧紧地圈在一起以便看护，然后领着羊群快步流星往回赶。必须山洪暴发，河水上涨前涉过山涧和小河，不然就过不去了。他们从不耽搁，默默地急急地前进。每一个闪电，每一声雷鸣都使羊的眼睛里射出恐怖的光芒。那几条狗虽然毛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往下淌着水，仍然坦然地走着。安杜卡把纺锤当拐杖拄着，以防在泥泞的湿地上滑倒，又把头上的草帽帽檐往下轻轻地压了压，好使雨水往下淌。她步履艰难地走在后边。就这

样她轻盈地冲破灰蒙蒙的雨幕，向前走着。

然而她们回到家时，几乎总是风停雨住，总是披着傍晚时分五彩缤纷的霞光。把羊关进畜栏后，安杜卡才迈进家门。她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里顺便提一下她的家。他们住的房子象稀稀落落几家的房子一样，房顶是草杆儿搭成的，有一间房的墙是苇子糊泥，而另一间是用大块结实的土坯砌成。锅灶的火光映红了门廊，她母亲胡安娜正给她父亲西蒙·罗夫莱斯，哥哥蒂莫特奥和姐姐维森塔盛饭。牧羊姑娘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准备吃那甜滋滋的由小麦、玉米、土豆混制而成的饭食。几条狗也聚拢在一起，在圆盘周围受用它们的晚餐。看家狗沙布拉也和它们在一起吃，几条狗互不争嘴，也不撕打。它们明白，不然蒂莫特奥灵敏的手就会挥舞棍棒的。

夜在昏暗的暮霭中渐渐降临了。接着，天全黑了。胡安娜小心地留了几个火炭准备明天生火用，然后把炉火熄灭。不一会儿，大家都进入了梦乡。只有几条狗在畜栏里，不断狂吠，吠声刺破黑魆魆的宁静的夜空。正如人们所说，狗只是闭着一只眼睡觉。因为豹子和狐狸会在黑影里跳进畜栏，伤害牲畜。因此稍稍有一丝动静狗就叫个不停。当天色已经发亮，野兽不能再袭击牲畜时，它们还在狂吠，真是狗吠月亮。诗人和浪漫的妇女万分喜爱的圆盘似的皎月，却被狗当作饥饿的豹子和狐狸。

汪，汪，汪汪汪……

萨穆博的吠声与邻近的另一些狗的吠声组成一曲大合唱，回荡在安第斯山的夜晚。

二、西蒙家狗的来历

萨穆博和万卡来自遥远的地方。确切地说，是西蒙·罗夫莱斯弄来的。当时它们还非常娇嫩，两眼紧闭，即使睁开眼睛仍然什么也看不见。西蒙·罗夫莱斯用披风前襟兜着狗，用前臂和手扶着，把它们带到这里。也许它们那时感觉到了马在坎坷不平的漫长的道路上急驰时那种不停的颠簸。不过当时它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罢了。这两条小狗是甘苏尔地区，唐·罗伯托·波马的有名狗群繁殖的。

“胡安娜，我弄来狗了……”西蒙·罗夫莱斯到家时喊道。

胡安娜赶忙跑过去接住小狗，然后把它们放进了畜栏。

它们小时，在畜栏里度过好多日子，吸吮着又硬又小的羊奶头。趁它们还看不见，人们不让小牧羊狗吃母狗奶，而让它们吃羊奶。于是狗与羊群一起成长。当这些小狗睁开眼时，它们看到的是褐色的乳头，无数蹄子，一个个白白的圆乎乎的羊的身体。周围一片膻烘烘的气味。它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细小的乳头供给它们乳汁。它们懂得这些羊是与它们休戚相关的。后来小母狗在羊蹄间跌跌撞撞地学走路，滑倒在粪层上。听到咩咩声也想学着叫，而叫出的却是汪汪声。可是它那细小的声音却使小羊羔发抖，使大羊远远躲开，于是它发觉了自己与羊之间的差别。但是不管怎样，乳头是有用的，它可以接着吸吮。生命是首要的。这些羊赋

予了它生命。不久它弟弟萨穆博也有了同感。

当时，看到小狗睁开眼睛，维森塔欣喜若狂，——那时由她放羊，后来才由安杜卡代替她——她把狗抱回家说：

“我们给它们起什么名字？”

西蒙·罗夫莱斯说：

“小母狗就叫万卡吧。”

蒂莫特奥说：

“小公狗毛色很深，叫萨穆博吧。”

就这样完成了命名洗礼。小公狗的名字可以理解，因为它的毛色比万卡深。小母狗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谁也没有问过西蒙。也许他自己知道。万卡是印加时代一个好战部落的名称。兴许他突然想起了这个词，就象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颗星星一样。“万卡”读起来音调铿锵，可能用它是为了要说明小狗有一个“英勇的未来”。他们对狗这样精心，倒也不必感到诧异，在山区动物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与人同甘共患难。

万卡和萨穆博逐渐对这些羊和罗夫莱斯一家人产生了感情。当然它们的眼睛很快能清清楚楚地看东西并能看得很远很远。主人们肤色黄青。西蒙和胡安娜走起路来略有点驼背。蒂莫特奥宽宽的胸膛向前凸起，穿上披风显得鼓鼓的。维森塔身材苗条，聪明颖悟，是她教狗放牧的。但是狗和年纪幼小，生气勃勃的安杜卡很亲近。每当它们从山上放牧归来时，她总在畜栏角上狗住的小茅屋里等待着，在那儿逗它们玩，一边用手拍打着它们，一边嘴里嘟囔着。而狗却张着嘴好象要狠狠咬她似的。羊惊恐地看着这场凶猛但不流血的搏斗。

狗渐渐地熟悉了这个地方。主人家的房子座落在一个山坡上，周围全是庄稼。再远一点在山梁和山坡上还有另外几家，房子周围也是庄稼地。它们随着季节变化，有时是绿色，有时是黄色。往上走便是放牧牲畜的山地，那里长满牧草，布满了乱石。山下不远的地方，在山坳的平坝地的高树丛中座落着一栋红砖瓦的大宅院。有一次狗跟随维森塔到过那里。他们看到了白人，看到了高大的院墙和短毛大狗。这种狗的吠声粗哑，颌骨很大。维森塔只好把自己的狗抱到胸前，以防备这些狂叫着奔来的魔鬼把它们吞噬。总之它们目睹了一切。整个地区一道道山谷中覆盖着墨绿色的灌木和树林，从高山倾斜而下一直延伸到远方，消失在遥远的山丛中。眺望远处，只见蓝色山峰层峦叠嶂。萨穆博和万卡从没有想过到那边去。那里路途遥远，巨石耸立，再说不能抛弃羊群不管。从他们家不远山坡上的岩石中传来了大宅院里大狗的吠叫。我们的朋友也狂吠一阵，那刺耳的尖叫在山峦间回荡，不过它们从来没有发出过粗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吠叫。

总而言之，生活是美好的。它们渐渐长大，由于奔跑，放牧羊群，它们的肌肉越来越强健。一切都顺心如意，它们很快长大了。肥硕的身体上长着深灰色的浓密的毛，站着有三拃高。毛茸茸的尾巴，薄而直楞的耳朵，稍有动静总是机警地竖起来。尖尖的嘴巴能嗅出十天前的痕迹，洁白的牙齿能咬断圆木。

这些狗属于什么种呢？我们暂且不谈。反正象秘鲁人一样是混血种。这些毛色不同的安第斯山的客人——生性勇猛的狗，却都身材矮小，厚厚的毛，尖尖的声音。一般都是

深灰色，也有黑色，淡红色，淡黄色或杂色。它们的嗅觉能力可以与狐狸相媲美。不过不容置疑，它们是西班牙狗与印加时代的原始狗杂交的狗种。印加时代的狗现已绝迹了。肯定今天的狗身上仍有杂交的血液。万卡和萨穆博也不例外。这就象它们的主人西蒙·罗夫莱斯和所有的混血种人身上流动着西班牙人与土著人的血液一样。

不久，万卡怀孕了，生下六个小狗崽。根据以往的习惯作法，它不履行母狗的义务，不哺育全部狗崽。四个刚生下的狗崽放到羊群中去了。当然留下的两个奶水充足了。这几条小狗细密的绒毛跟卷曲的羊毛一样。它们长到一定的时候也能跑，能叫，能领畜群。但是由于对牧羊狗的需求量很大，再说西蒙也喂不了一群狗，他把一些小狗崽不是卖掉了，便用来换了羊。

除了留一两窝外，其它所有生下的狗都这样处理了。万卡自己乳养的几条小狗不象由羊喂养的小狗那样对羊那么亲昵。西蒙总是问买主：“您买狗放牧用还是作别的用？”买主可能回答说，“是为了看护宅院”，或“为了圈马，圈牛”。牲畜贩子曼努埃尔·里奥斯也用这种方式回答。于是西蒙就卖给他一条普通的狗，而不是人们认为的牧羊狗。过了一个时期，曼努埃尔证实布恩迭恩特^①会放牛。它经常用牙叼着牛嘴把牛从山里领出来。一次正过马拉尼翁河，领着过河的头牛竟往回折，它们一旦上岸就再也不下水了，就得用木筏把它们渡过河去。曼努埃尔和其它牲畜贩子一起站在岸边。看到牛往回转，他便命令狗：

① 布恩迭恩特是狗的名字。

“布恩迭恩特，下水去把头牛拖到对岸……”

狗跳入水中。不过谁也没想到它竟理解了主人的用意。令人吃惊的是它游到母牛前牵着牛嘴。在越涨越深的湍急河水中，竭尽全力使牛调转头向对岸游去。曼努埃尔喊叫着给狗助威。尽管河中心浪涛滚滚，头牛也不得不向对岸游去，其它牛顺从地跟在后边。到了浅水滩，狗才放开了它。头牛上了岸，牛群也跟着它上了岸。曼努埃尔激动得差点哭了。当他讲起狗这件奇迹时，人们却不相信。他对在场看到这种情景的牲畜贩子们说：

“谁能想到，布恩迭恩特竟是这样英勇啊！”

象这样的狗还有很多，但是常常命运不佳。生活在山区是艰难的。现在该讲讲狗的痛苦经历了。毛塞尔的经历是悲惨的。它的主人庄园主希尔维托·莫兰正在崩山开路，这位老爷为了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胆量，习惯用安插在炸药上的导火索发出的火焰点烟。大家都躲开后，他仍在冒烟的坑前低头点烟。有一次希尔维托离开了现场，毛塞尔却没有发现，它一直注视着从缝隙里冒出的烟。已经躲在石头后边的短工和主人，喊它，叫它，它仍一动不动地继续看着石头中冒出的烟。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刹那间。因为在那陡峭的山区，死亡几乎往往发生在几秒钟内。石头爆炸了，毛塞尔被炸得粉身碎骨。轰然巨响震荡了好一会。飞起的石头在地上砸了一个一个的坑。没过几个小时，地上的血迹便被太阳晒得消失了。

狗，丁托的命运也很悲惨。它是西蒙的看家狗。一天帕乌卡尔庄园的主人，唐·西普里亚诺·拉米雷斯——他住在前面提到的大宅院里，骑着一头黑驴来到这里，后面跟着他的

狗拉费雷斯。拉费雷斯是一条让人望而生畏的黄狗。丁托很英勇，冲着它吼叫，张牙舞爪的拉费雷斯一下子把它撞倒在地。倒在地上的丁托知道自己错了，缩着身子竖起四蹄投降。但是拉费雷斯不懂它是在求饶，一口咬断了它的咽喉。

后来另一条狗沙普拉替代了丁托的工作。它的名字是根据它身上卷曲而蓬乱的毛而得来的。因为沙普拉这个字意思是毛茸茸（在混血种人的语言中，吉楚亚语的一些词移植到支离破碎的西班牙语中。这些词只是到现在才广泛使用）。沙普拉经常在茅舍周围起劲吠叫，不过拉费雷斯一来，主人总是制止它们感情冲动。

然而替丁托复仇的是一条叫丘丁的狗。庄园主的儿子奥夫杜略一心要弄到一条西蒙·罗夫莱斯的狗。后来终于得到一条小狗。原先给它起名叫丘托，意思是杂种狗。因为它与庄园里傲慢高贵的狗比起来，出身低微显得渺小，为了叫起来铿锵，并表示亲昵后来改为丘丁。事情就是这样，开始只是心血来潮，后来发展到喜爱它。大家都很喜欢丘丁。这再一次说明了“后来者居上”的格言言之有理。丘丁事事比其它狗高出一头，把它们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些高贵的狗一见到血，就怒不可遏地可怕地撕咬，无缘无故咬死或咬伤牲畜。而丘丁却学会了一切本领，它脾气温顺，谨慎地咬东西，不停地吠叫，不倦地敏捷地跑跳着。它会圈牛群，还会捕捉鹧鸪。它与十岁的少年奥夫杜略常常在附近捕鸟。要捉住鹧鸪就要看技能了。一群鹧鸪突然从猎人身旁几乎擦地飞过，聒噪鸣叫。虽然传说，鹧鸪只能飞三次：第一次飞得远，第二次比较近，第三次更近，然后就不能飞了，只在地上跑。但事实上它们经常能飞好一阵子。狗必须在它要捕捉